

灯 花

中 申 著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灯 花

中 申 著

吉 林 人 民 出 版 社

1956 • 長 春

內容簡介

这里边包括十八首歌唱新農村的短詩，也是歌唱我們時代的詩。

这里有領導生產徹夜不眠的榮譽軍人；也有怀着羞喜心情在灯下作鞋，准备送爱人服兵役的少女；有辛勤忘我在雪里奔波的接生員；也有拥軍优屬的老人和兒童。

在这里，可以听到拖拉机的轟鳴，也听到了劳动競賽的笑語和歌声；有丰收的喜悅，也有美丽的傳說。

灯 花

中 申 著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文出字第15號
(長春市斯大林大街)

長春新生企業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吉林省分店發行

*

開本：787×1092¹/₃₂ 字數：27,000

印張：15¹/₁₆ 印數：3,300冊

1956年10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統一書號 10091·8

定價：(7) 0.14元

目 次

拖拉机手的歌.....	1
看拖拉机翻地.....	2
伸出那双手.....	4
黄 牛.....	6
競賽小唱.....	8
新的傳說.....	10
扫雪的老人.....	13
爺倆学文化.....	15
自己寫春联.....	18
讀 报.....	21
夜晚的灯光.....	23
灯 花.....	25
提灯的人.....	27
吳小蘭.....	31
好娃娃.....	33
王小二和他的羊.....	35
我的家鄉有一大片果園.....	38

拖 拉 机 手 的 歌

我們是年輕的拖拉机手，
开着拖拉机向前走，
走过一村又一村，
人人都爱咱們的“鉄牛”。

我們最先把太陽迎來，
我們最后把晚霞送走，
土地的香气吸引着我們，
拖拉机飛跑，把春風留在身后。

讓履帶和土地親吻，
把大地犁出深溝，
幸福的种子深深种下，
收穫的欢乐，是在金色的晚秋。

我們是年輕的拖拉机手，
开着拖拉机向前走，
我們耕过的土地千万垧，
千万垧土地都丰收。

1956年 春

看 拖 拉 机 翻 地

东方的太陽映着朝霞，
水晶般的露珠草叶上挂，
農場院里一陣轟轟响，
拖拉机开到陽光下。

村里人們都來了，
要看看它勁头有多大。
老头說：

“到底搞的什么名堂！”

孩子們嚷：“爺爺看这鉄牛！”

笑的合不上嘴，閉不上牙。

小伙子們

臉上露笑，眼睛瞪着它。

拖拉机在地里來回跑，
犁的土地翻黑花。

老头过去量一量：

“它比犁杖犁的深兩扎。”

拖拉机手大声嚷：

“一天頂少翻四垧！”

老头一听瞪大了眼：

“这个玩藝兒不簡單，
翻的平，翻的凈，
要用老犁得十天。”

一个姑娘說了話：

“我今年十七，明年就十八，
將來当个拖拉机手，
用它耕地、播种、割庄稼！”

1954年 夏

伸出那双手

在農社管委會的門口，
有一個老人在慢慢的走，
走上台階想把門叩，
又縮回那只伸出的手。

有心走進去，
話又難出口，
就算別人不說啥，
自己也有點羞。

去年別人入了社，
自己偏把老法守，
死活不肯入農社，
認定了單干的路子走。

這一年哪，
勁是沒少使，汗是沒少流，
哪天不緊抽几陣
那條大黃牛。

到末了兒收了秋，
每畝比農社少四斗，
別人問了，說句：“沒上下！”
實話可沒說出口。

老婆說我老落后，
兒子說：“不入還等啥時候？”
就連那六歲的小孫子，
也唱着：“合作化的大路大伙走！”

毛主席給咱指出條大路，
好光景在大路的前頭，
走小路坑坑窪窪不好走，
走大路明明亮亮光溜溜。

在農社管委會的門口，
有一個老人在慢慢的走，
他最後走上台階進了屋，
伸出那雙拿着入社申請書的手。

1955 年 冬

黃 牛

今年我第一次到農村去，
那是一個初春，
一條黃牛在犁地，
後面跟着一位老人。

黃牛在地里來往，
身上沒一點精神，
它時常偷偷地、羨慕地
望望農社土地上的牛群。

望一眼主人直哼哼：
“大路不走偏揀小路行，
你願意單干就單干吧，
为啥叫我也孤零零？”

我拉這老犁費力氣，
人家拉新農具一身輕，
我就是再使勁，
也趕不上農社的收成。”

秋天我又到農村，
看見那頭黃牛把地翻，
後面跟的還是那位老人，
不用問也看得出它的喜歡。

老人已把黃牛的命運改變，
它已經住進農社的牛圈，
望着旁邊勞動的伙伴，
拉着雙鏟犁多輕便。

它望了我兩眼，
象是有話和我談，
好象說：“這回土地連成片，
犁地不用常拐彎。”

1955 年 冬

競 賽 小 唱

秋天的麥穗呀一片金黃，
農社的社員都在社里忙，
鐮刀呀割麥沙啦啦的响啊，
丰收的歌兒大家一齐唱。

麥穗兒后浪呀推着前浪，
麥地里露出件件花衣裳，
头上的汗珠滴嗒嗒的淌啊，
劳动的姑娘个个都要强。

老人和姑娘呀互不相讓，
競賽的热潮正在高漲，
地头的紅旗嘩啦啦的擺啊，
老英雄今天輸給了姑娘。

老英雄的心里呀多么着慌，
就差那一步赶也赶不上，
老英雄心里蹦蹦跳跳的跳啊，
扎根的紅旗可換了地方。

親愛的老人呀不要憂傷，
明天哪早上還要比高強，
老人呀听了哈哈的笑啊，
他說看誰呀先上英雄榜！

1955 年 秋

新的傳說

黃河岸上，
一棵槐樹樹叶嘩啦啦响；
大樹蔭下，
爺爺在給孫子把傳說講。

在這樹下，災荒的年月，
爺爺也曾給孫子講過傳說，
傳說的結尾总是很好：
肥壯的小麥、清清的黃河。
孩子帶着微笑走進睡鄉，
想再連接上剛才的快樂。
可是他夢到的是什麼？
混濁的河水，災荒和飢餓。

換了一個時代還是在這樹下，
爺爺又給孫子講新的神話。
他說有一天正在地里蒔弄庄稼，
來了幾個人和他把手拉，
頭前的一個魁偉、莊重又慈祥，
後邊的幾個微笑着不說話。

他問我今年的庄稼好不好？

什么时候割小麥、摘棉花？

他問我日子过的怎么样？

眼下还都缺些啥？

見了他，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象有說不完的話，

我嚕嚕嚕嚕的講啊，

他笑着听我回答。

我說千不缺，万不短，

就怕黄河淹庄稼。

“以后黄河要变清，

咱們再也不怕它，

老人家，你放心吧！”

他說完就走啦。

我站在地里發了愣：

他好像毛主席老人家！

模样兒我記得清楚楚，

和画上的一点兒也不差。

第二天报纸往下發，

一張象片鏡框框大，

底下寫着一行字：

“毛主席到黄河边視察”。

如今，勘察隊不是都來了？

就在河那边駐扎下。

孫子跳起來：

“爺爺說的是真話？

毛主席胖不胖？

沒給他嚙個咱種的大甜瓜？”

“爺爺又老又糊塗，

望着走遠了，有話也說不出。”

遠處的勘探隊員升起了營火，

營火上升變成團團煙霧，

送走今天，迎接明天，

圍着營火又歌又舞。

明潔的月亮在樹尖上上升起，

峭壁、樹林望去一片模糊，

“回家睡吧！

附近地勢爺爺熟，

咱明天給他們去帶路。”

孫子睡着了，

一臉的稚氣，一臉的甜蜜，

不知夢到了什麼，

他輕聲慢語的喚着：“毛主席……。”

1955年 秋

扫雪的老人

早晨我醒來，
抬眼望窗外：
窗外天地一片白。

走出大門來，
看見大門外，
有位老人扫大街。

雪花兒落上他的背，
雪花兒飄進他的懷，
手里的笤帚左右擺，
平地上銀花朵朵開。

我看了發呆，
我心里奇怪；
從來不認識，
为啥扫我大門外？

我問他，他笑了，
皺紋在他臉上舒展開，